

醫學辨害

西醫外傳卷之三  
西醫說解卷之三

醫學辨害

貞函

三十二

醫學辯害卷第十一

南紀翁山 宇治田雲菴

著

治法類

治法總論第一

古醫治法先治未病爲貴常教人以攝生之道  
是也然人少用教而多爲病治法亦非止藥劑  
鍼灸故有酒醪食療熨烙熏洗導引按摩禁呪  
等之諸法或以單施或以兼施臨病而隨其所  
宜是古所以能治病也今世醫家病家不能隨

其所宜大抵好藥劑而不好鍼灸間或好鍼灸而不好藥劑或好灸而不好鍼或好鍼而不好灸其餘諸法亦有好與不好是今所以不能治病也又人有稟受厚薄脾胃強弱男女老少貴賤貧富之異方土有東西南北陰陽高下之異時令有寒熱溫涼升降浮沉之異運氣有太過不及淫勝鬱復之異疾病有虛實寒熱邪正真假微甚緩急表裏標本之異是以或補或攻或攻補兼行或先補後攻或先攻後補或似當補

而攻之或似當攻而補之或逆或從或本而標  
或標而本或標本兼治或寒之而熱取之陰或  
熱之而寒取之陽至加熱因寒用寒因熱用塞  
因塞用通因通用等之異古不遺其所以能  
治病也續醫說曰近時醫者偏執已見或好用  
熱藥或好用涼藥然素問有異法方宜論抑何  
嘗偏執耶古之良醫必量人之虛實察病之陰  
陽而後投以湯劑或補或瀉各隨其證若是  
陽虛失血治以乾薑附子諸虛百損補以人參

黃耆、炙熱壅嗽清以芩連、太便結熱利以硝黃、其法豈盡廢乎是卽患後世治病不能如古也。今醫猶以隨其已所好不能臨病而隨其所宜故好補益者多失於實病好攻擊者多失於虛病好辛熱者多失於熱病好苦寒者多失於寒病其各所好所失世俗亦能知之曰某好而用補益某好而用攻擊某好而用辛熱某好而用苦寒又直指其所用品味曰某好而用人參、黃蓍、某好而用大黃芒硝某好而用附子乾薑某

好而用黃連黃芩又直指其能與不能曰某能治內傷而不能治外感其能治外感而不能治內傷某能治虛冷而不能治實熱某能治實熱而不能治虛冷皆是爲其偏易見而云爾予考歷代醫家非無所好所失當時世俗知之便如今之世俗假如日藏用擔頭三斗火陳角後裏一盤冰之類是也又如李東垣之通敏尚好補中益氣之劑日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其弊遂多使後醫以爲諸病皆是脾胃所生而非他藏

府所生然則雖有稱以王道是不可言全無所  
矣而况如張子和好霸道而用攻擊之法乎予  
按治病之法猶因敵用兵臨機應變以隨其所  
宜先哲所謂醫者意也唯用意而隨其所宜奇  
病怪證無不治焉今醫不能用意是由于其學不  
精故唯隨其所好安可無所失乎古今人各有  
所好不得正則皆爲偏聖賢教戒之是有能爲  
害也其所好有善有不善好不善則多至亡身  
好善者仁義爲之大是又偏則有能爲害故有

和楊氏至無君墨氏至無父之類矣。凡醫欲能活人，最爲好善之大。其治偏則至，救人反而足爲太不善。病家不怨，不尤其本出於好善也。故孟子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矣。必莫忽焉。

治未病論第二

四氣調神大論曰：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又曰：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

反順爲逆是謂內格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  
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蓋四時陰陽者  
是即天運順行萬物賴此而生得爲之根本也  
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眾從之  
則治而生逆之則亂而死天非自外而格人爲  
自內而格故曰反順爲逆是謂內格聖人不反  
天運順行養陰陽而不爲內格災害何依而生  
苟疾何依而起故曰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  
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予詳考本篇始

終動靜志氣共從四時卽以爲養陽養陰之道  
非爲口食寒涼溫熱之物是不服藥而治未病  
之道也王太僕註曰春食涼夏食寒以養於陽  
秋食溫冬食熱以養於陰是大違本篇之旨遂  
至使後人服藥未知無病服藥反而爲大害也  
繆希雍曰其云母代天和者卽春夏禁用麻黃  
桂枝秋冬禁用石膏知母芩連芍藥之謂卽春  
夏養陽秋冬養陰之義耳亦是此弊所及也本  
篇結文曰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

之譬猶渴而穿井而鑄兵不亦晚乎予憶夫  
病始生而早服藥尚比之於治未病則以爲晚  
何況病已成而藥之乎然則此唯謂不知治未  
病病已成而服藥之晚必非謂養陽養陰早服  
寒涼溫熱之藥王氏所謂春食涼等言恐視此  
結文而所誤也歟難經曰東方實西方虛瀉南  
方補北方金匱要略曰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  
先實脾皆是臨已病而服藥治他藏未病之道  
也其旨與本篇大異不可混同而見焉凡不服

藥而治未病古以爲攝生之道上古天真論  
本篇所論是也苟欲治未病當窮此兩篇矣

補脾補腎論第三

孫真人云補腎不若補脾許學士云補脾不若  
補腎一家皆是垂教之師孰以爲是孰以爲非  
後世名醫尚未能詳或是孫氏而非許氏或是  
許氏而非孫氏故今庸醫不問他虛不歸于補  
脾必歸于補腎不歸于補腎必歸于補脾補脾  
者不撤人參黃耆補腎者不撤地黃黃藥是無

知二家各有旨故也噫乎其爲害不可勝計矣  
予按人大所欲而大爲傷未有勝於飲食色欲  
故禮記曰飲食男女之太欲存焉朱丹溪格  
致餘論作一箴而冠其首亦是所以使人先究  
心於此大欲也世人不究心於此多有患脾胃  
之虛但有獨虛者又有共虛者其獨虛者有甚  
不甚之異不甚則單補其虛甚則兼補其母是  
無他虛相兼而易治者在共虛者又有甚不  
甚之異是有兩虛相兼而難治者也且補腎之

藥多害脾，脾胃是又難妄用者也。若兼補兩虛，共甚。與脾虛甚而腎虛不甚，補腎之藥頻以害脾，補脾之藥唯償其害，宜人補腎而補脾，脾實則化，穀輸精，腎得受其精，不補而自實，尚未能全實其時，宜補之。兩虛不甚亦宜補脾，而令腎自實。是所謂補腎不若補脾者也。夫腎者，在五行爲水，在卦爲坎，內明外暗，其外爲真水，其內爲真陽，合言則同爲水，名腎。許氏所謂腎此合言者也。凡物發生於地，非土獨所運化，由地下有

水中有陽而爲其本故春末夏初之時陽旺則發生彌盛人身脾土之下有腎水腎水之中有真陽亦同其理者也若腎虛甚而脾虛不甚者真陽虛冷而不能升脾不能得發生之本其虛漸甚運化失常有患胸膈痞塞飲食少進嘔惡腸鳴臍腹沉痛大便不實陽事不舉等證或單以補脾或兼以補腎忽其本則不能得効宜不補脾而大補腎真陽實以致能升脾得其本而自實運化復常諸證盡愈八味丸之類主之

是所謂補脾不若補腎者也二家各有旨如此  
醫者不可無以知焉蕭萬輿不知東垣爲脾腎  
共虛而論之曰特爲腎未傷而獨脾弱者論也  
若腎未傷宜單補脾何以爲相對而言乎予考  
本草內經所載諸藏有虛有補曰肝虛則用辛  
補之曰肝氣不足用天麻川芎曰心虛則用鹹  
補之曰心氣不足用人參茯苓菖蒲曰肺虛則  
用酸補之曰肺氣不足用天門冬麥門冬五味  
子庸醫不問他虛皆置之於烏有豈止脾腎有